

無法管教的男孩

這男孩的眼睛是十分清澈，睫毛很長，但是對人特別戒備。他本來與母親對坐做作業，一見到我進來，便立即跳起來走到房間的另一角，用手指向我作出挑逗動作。

明顯地，這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孩子，他不停引你注意，又處處擺出與你作對的姿態。我故意不理他，只與他的媽媽交談。母親是單親，數年前帶着孩子從內地來香港與丈夫會合。不久就發生家暴，孩子才四歲，就要陪着母親上警局投訴父親；母親說他當時嚇得一直發抖，對父親十分忿恨。父母離異後，孩子與母親相依為命，母親的悲哀是那麼地深，孩子擔心母親因為想不開而做傻事，過馬路時也特別小心拉着她的手不讓她走開。但是母親有時真的會情緒失控，甚至動起刀來。恐慌中的孩子一直在擔當着保護母親的角色。漸漸地他忘了自己只是一個小孩子，母子變得難解難分，母親無法處理孩子，孩子被診斷為多動症，甚至說成是輕度自閉症，因為他不肯與人交往。最後就進了兒童之家！

我見他時，孩子已經快八歲，在院舍住了半年，一心只想回家。但是孩子人小鬼大，母親本來就管他不住，離家一段日子，母親更是無從應付。

孩子見我只與母親說話，也坐到母親身旁，爭着答話。

原來母親的所有經歷，孩子都參與在其中。母親對前夫的失望與忿怒，也是孩子對父親的失望和忿怒；漸漸發現，母親自己的一些經歷，孩子即使沒有參與，也把它變成自己的經歷。例如孩子陳述與外祖父一同去釣魚的樂趣，栩栩如生，母親卻指出外祖父在孩子出生前已經去世，是母親談過小時自己曾經與父親去釣魚而已。

我開始明白，這個缺乏溫馨家庭的孩子，努力在心中為自己拼出一個全家福的畫面，我說：「連一個這樣基本的要求，也沒有辦法達到，這是多麼無奈的一回事。」不單如此，小小年紀，就擔上保護媽媽的責任。漸漸地，他忘了自己只是一個小孩子，以為自己比母親更高更大，母親再也管教不了，只有讓他進入兒童院，讓他不但失去爸爸，還要失去媽媽。

孩子一點一滴地訴說自己的故事，在那個不受管教的頑皮外表背後，原來藏着一個孤獨無助的小心靈。他問我：「我為什麼這麼倒楣？我是不是這世界上最倒楣的人？」

我答：「我不知道你是否這世界上最倒楣的人，不過你真是十分倒楣，而且很悲哀，對於一個小朋友來說，的確是不公平的。」

他卻追着我說：「不要叫我小朋友，我有名字的！」

我很快又忘了他的名字，他不肯放過我，我向他道歉說：「對不起，我的老人痴呆症越來越嚴重，總是記不起別人的名字。」

他卻說：「我是有小兒痴呆症，也很嚴重！」

我說：「那麼，你坐到我身邊來，與我一同痴呆！」

他真的坐到我身旁的一張小板凳上，讓我們好好地交談。

由起初避到遠處，到慢慢加入我們的談話，甚至坐到我的身邊來，我很感謝孩子接受我走入他的世界。這其實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孩子，只是被綑綁在大人的總總不幸中，求助無門。

我們交談，我說得對時，他就用手指給我打個圓圈，或就向我豎起大姆指。一個十分機靈的小傢伙。

他說，最希望可以回家。母親也很捨不得他。但是她說，很多人都說這孩子難帶，叫她放棄，孩子聽得一面怒容。其實這對母子十分親密，母親的心事他無不知曉，就是因為缺乏母子之間應有的界限，弄到難分難解，孩子才會難於管教，我對他說：「我也希望你回家，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，母親必須能夠管得了你，你也必須變回一個八歲的小孩，而不是一個以為自己比母親更老的小老頭。」他竟然給我豎起一個大姆指。

我說：「你看，你成為我的老師了，豈非比我更老，變成八十歲了！」

他大聲抗議：「我怎會變成八十歲，八十歲，不是會死的嗎？」

我說：「會的，所以最好不要老得太快！」他又用手指給我打個圓圈，以示同意。

我越來越喜歡與這孩子談心，他的反應很快，也很敏銳，他對大人們的缺乏信任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願我不明白怎會懷疑他有自閉症？

他說：「沒有人知道我有多倒楣，我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寫在一些紙條上。」

我說：「我也是個喜歡寫故事的人，不如我們一起改寫你的故事吧！」

他很興奮，說要找救兵，還指出外婆在鄉下一個做教師的鄰居，有能力讓他安頓下來，不再亂闖。我以為他又再編故事，這次母親證實，真的有這麼一個人在國內。

其實編織故事，是孩子的天賦。因為孩子可以控制的東西不多，他們的想像力，是他們應付這殘酷世界的唯一救星；可惜在成人的世界，這也可以被視為不符合事實的行為。臨別，他要我把他的名字叫十次，以免我又忘記。我答應他，我會記着。

其實即使我忘了他的名字，我也不會忘記那個充滿期待的小面孔，與及千萬其他相同的小面孔，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日，多麼渴望一個溫馨的家庭。其實單親家庭也有其溫馨之處，只是如果缺乏適當的支持，有時最親近的人也可以是最難相處的人！